

Doi: 10. 11835/j. issn. 1008-5831. zs. 2021. 10. 004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李红松.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142-155. Doi: 10. 11835/j. issn. 1008-5831. zs. 2021. 10. 004.



Citation Format: LI Hongso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5(5):142-155. Doi:10. 11835/j. issn. 1008-5831. zs. 2021. 10. 00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

李红松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贵州 贵阳 550028)

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人民为主体、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理论内核、以促进总体生产力发展为动力、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而形成的严密逻辑体系。具体来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人为本不是以生态为本,是以绝大多数人为本不是以少数人为本,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理论内核,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高度凝练和生动表达,既关注自然又没有忽视人,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从而使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非此即彼的极端对立得到了理论上的真正克服,也使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真正得到了现实观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促进总体生产力发展为动力,倡导“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求既要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又要加快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制度建设为保障,高度重视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建设,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聚焦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不仅是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前提和推动思想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更好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总体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X2;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5)05-0142-1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作者简介:李红松,博士,贵州发展制度保障高端智库、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Email:sunpine99@126.com。

《决定》提出了七个“聚焦”，其中之一就是“聚焦建设美丽中国”^[2]，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5年3月5日李强总理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3]。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美丽”已成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生态环境状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1]，祖国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保护仍存短板”^[2]，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依然艰巨。因此，聚焦建设美丽中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这不仅是理论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也是持续推动改革发展实践的迫切需要。

目前学术界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在逻辑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加深了人们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但尚未系统科学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思想本身把握不够深刻，总结提炼不够精准，环节叠加，很难生成一条清晰的逻辑线条。有学者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筑了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形成了“以‘生态民生论’为终极价值取向，以‘生态价值论’为核心和根本，以‘生态文明兴衰论’为总体原则，以‘生态红线论’为基本要求，以‘生态系统工程论’为基本方法，以‘生态环境生产力论’为方向指引，以‘生态法制论’为制度保障，以‘生态全球论’为国际治理观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4]；有学者则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深刻的辩证逻辑、完整的系统逻辑、清晰的史观逻辑^[5]。二是所述只是思想的具体内容，并非思想本身的内在逻辑。有学者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主要包括美丽中国论、美好生活论、绿色发展论、生态生命论、绿色制度论、全球治理论等”^[6]；也有学者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要内含思想观念、政治规定、未来理想等三重意蕴^[7]。三是把某一论断当作思想的内核，着重对该论断进行阐释。比如有学者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是通过“生命共同体”概念表达其生态本体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论、整体论的生态方法论，并以人民福祉和环境正义为其生态价值取向，最终形成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理论^[8]，同时该观点还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称为“生态本体论”，也是有待商榷的。此外，还有学者详细论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逻辑”^[9]，实质上只是着重阐释了思想本身的生成过程，并没有整体揭示思想本身的内在逻辑；一些学者还从科学体系^[10]、科学思维方法^[11]等视角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但也并不是在严格意义上专门探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身的内在逻辑。此外，也有学者从新质生产力的生态要素角度^[12]、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方面^[13]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解读。

基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本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研究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人民为主体、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理论内核、以促进总体生产力发展为动力、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而形成的严密逻辑体系。

一、以人民为主体

以人民为主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质之所在。把握这一主旨，必须阐明以下几个命题，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人为本，不是以生态为本；

是以绝大多数人为本,不是以少数人为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人。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人为本,不是以生态为本

2012年11月刚刚担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向中外记者庄严宣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4]4}。2013年5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14]208}。2015年3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就是幸福”^{[15]8},紧接着在同年10月19日又进一步指出,“在三十多年持续快速发展中,我国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但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却在减弱”^{[15]10}。2016年8月在青海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大家,“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不仅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民生问题”^{[16]392}。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强调,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17],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和服务。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要“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8]。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表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人为本不是以生态为本,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生态产品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在关于生态建设的整体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即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论和生态中心论(或自然价值论)。在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论那里,人是自然界的主宰和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唯一评价者,人类的任何感性欲望和感官需求都是合理的,都应该被满足,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者对自然完全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生态中心论则认为,自然的价值不决定于人类存在与否,人类和其他存在物一样是生态体系中的普通存在者,自然具有不依赖于人类的自身内在价值和权利,自然不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从而全面否定了人的主体性。这两种极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把人与自然完全割裂开来,在人类现今所面临的绿色与发展的巨大压力面前,两者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贻害无穷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消解了两者之间的价值冲突,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倡以人为本决不是坚持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的以人为本。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并提出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等著名论断,这与工具主义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绝大多数人为本,不是以少数人为本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多次强调环境就是民生,而且提出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著名论断^{[15]4}。这个论断同样肯定了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及其对民生的重要性,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其中的“最公平”和“最普惠”二词,这两个词凸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环境正义的追求和对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发展成果的热切期盼。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为了少数人,而是为了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应该尽可能公平地在城乡之间、区域和流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分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农业农村环境治理和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农民、农村享受到了更多环境权益;通过生态补偿和差异性考核等措施,西部地区和上游流域享受到了更多利益;通过合理解决环境安全事故、打赢污

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展环境督查，弱势群体享受到了更多环境权益，从而有效地推进了生态保护成本和生态资源利益的公正合理分配。不仅如此，环境权益的代际公平也同样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我们不能“寅吃卯粮”^{[15]12}，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5]144}。

如果对“以绝大多数人为本”作更为广义的理解并使其能够延伸到国际社会，那么，其鲜明体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维护全球环境正义。中国致力于获得的现代性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性，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其所建设的生态文明是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提供智慧的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明确表示“中非合作绝不以牺牲非洲生态环境和长远利益为代价”，而且在多方面帮助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生态问题，比如“建立规模为二百亿元人民币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十个低碳示范区、一百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一千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15]133}，“为非洲国家培训生态保护领域专业人才”^{[15]137}等。在不遗余力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主张全球环境正义，要求西方国家承担更多环境责任。他多次指出，国际社会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19]365}。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曾用赛车作比喻形象说明西方国家的要求是非正义的，“有的车已经跑了很远，有的车刚刚出发”^{[15]132}，用统一标准是不公平的。

众所周知，生态文明与资本逻辑格格不入，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以资本和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为本的现代性，是必然导致生态问题的现代性，资本逻辑和西方国家是全球生态问题的总根源。即便如此，在促动西方国家承担全球生态问题的历史责任、维护全球环境正义的同时，中国仍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努力推动生态领域的国际合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我们要坚持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5]128}。新冠疫情的全球大蔓延从根本上讲也是资本逻辑的产物，但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并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所有这一切都鲜明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务实精神和热切关心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博大人类情怀。

（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人

人民群众之所以应该共享社会历史发展成果，是因为人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历史发展成果的创造者；而这种社会历史是与自然相统一并以自然为基础和前提的社会历史，也就是说，人民群众一定同时又是生态领域和生态文明的建设者和创造者，这既是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根据，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概言之，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人，在于广大人民群众自觉与自然和解，在于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社会成员的生态文明意识和正确消费观念的培育非常重视。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14]210}；2014年3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指出，“要大力宣传节水和节水观念”^{[15]116}，2017年3月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又强调，要使广大青少年“培养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学习体验绿色发展理念”^{[15]120-121}，殷切期望孩子们要从小树立“保护环境、爱绿护绿”^{[15]121}意识；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要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15]112}。人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物，生态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一定是因为人的意识

和观念出了问题,进而才导致了人对自然的有害行为甚至是贪婪的掠夺。因此,更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纠正人的错误意识和观念。针对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的奢侈消费之风,比如“土豪”式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大排量高档汽车、大吃大喝以及热衷于建设楼堂馆所等现象,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整治这种奢靡之风,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培养生态文明理念^{[15]118}。

正确的意识和观念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才能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体社会成员要立即行动起来,共建生态文明。他多次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充分发挥全民绿化的制度优势”,“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不仅要成为政府、产业部门、企业的自觉行动,而且要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15]117},“国有企业要有社会责任,节能减排做得如何就是对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检验”^{[15]118},“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工作都要抓好,动员全社会参与”^{[15]120},“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15]397},“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19]366}。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政府大力推动、企业履行承担社会责任、公民个人错误意识和行为日渐转变、“民间团体等也积极参与”^{[15]136},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天更蓝了、水更绿了、山更青了,人与自然更趋和谐共生,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二、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理论内核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鲜明地体现在两个著名论断上,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2005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视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这个著名论断;8月24日他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短论中作了进一步阐述^{[21]153};2006年3月他在“之江新语”又发表短论,进一步分三个阶段论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21]186};2013年9月他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又作了精辟概括^{[15]21};2014年3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把正确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升华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15]22};2015年3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出现在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之中;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22]。至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成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与此同时,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14]85}这个科学论断;2014年3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15]55};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0];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强调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19]365}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也逐步成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论精髓之一。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深刻体现了马克思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3]161}的观点,“人的命脉在田”本身就表明了自然的先在性、基础性和前提性。马克思曾多次谈到人属于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3]161},“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3]209},等等;恩格斯也曾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24]。直接来看,这个论断虽然深刻而又形象地阐明了生态系统内部的有机联系,强调了人属于自然界,但这个论断本身更为强调自然和人

的自然属性的一面,这并不影响“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个论断的科学性。事实上,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强调了自然,又没有忽视人,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高度凝练和生动表达。

第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注重强调自然的重要性,涵盖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个角度讲,“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都属于山水林田湖,“绿水青山”和属于自然的人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当“绿水青山”满足了作为自然的人的需要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应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第一层涵义,它和“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一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于自然价值的高度重视及其对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第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同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人的重视。依据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人既属于自然界,又通过实践活动使自身从自然界提升了出来。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23]162}。正是因为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有自身的尺度,因此,“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25]208}。这里的“金山银山”本身就强调了人、人的活动及其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更是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界属人的一面,从而与生态中心主义区别开来,这应是它的第二层涵义。

第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内含了马克思生态观的核心要义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承认“绿水青山”先在性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在肯定人的自然化的前提下,人类经过实践活动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这种转化既没有违背自然的本性,同时又满足了兼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人的需要,从而真正实现了人和自然的统一。承认“绿水青山”的先在性和肯定人的自然化,就是要使人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真正把自然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顺从自然规律。“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是自然向人的生成过程,是要实现人的意志和目的,但这里的关键是,人不能一味追求“绿水青山”的交换价值,也应注重其使用价值,意即这种“转化”必须是坚持人与自然真正统一前提下的转化,这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第三层涵义。从这一层面讲,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真正得到了理论上的克服,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也真正得到了现实观照。

可以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三层涵义相互之间并不矛盾,任何一层涵义都没有构成对另一层涵义的否定,相反,它们之间应是一种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缺失了任何一层,都会造成理解上的片面性。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真正懂得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论断之后又强调“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并不是多余的。只不过,相比于前两层涵义来讲,第三层涵义是升华和统一,也是最为深刻的方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把握了它的深刻内涵,据此自然不难理解一味“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的做法是需要立即矫正的,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更加有效地增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意识和行动自觉。当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同时也浸润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但就其理论内核而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

三、以促进总体生产力发展为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①。2016年8月24日，他在青海考察期间又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16][392]}。根本来讲，如同“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以及“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等论断也是内含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中的。这里我们不再赘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丰富内涵，而是仅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角度，重点阐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深刻理论基础，以利于更确切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意涵的发展动力之源。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论断，明确把自然生产力概念纳入到了生产力范畴之中。自然生产力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23][209]}，“人口的增加是劳动的一种不用支付报酬的自然力”^{[26][126]}。不仅个人，作为集合体的人同样具有自然力，“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它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25][443]}。人之所以具有这种自然力是因为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这种自然力说到底是一种自然界的生产力。除了人具有这种自然力之外，整个自然界本身同样具有生产力。自然界的生产力源自自然生态系统本身所具有的物质能量转换能力即单纯的自然力（比如水力、风力、动物能、植物能、太阳能等自然力）和自然资源条件（比如土地、矿山、森林等自然物质），而且各种自然力不是相互孤立而是相互影响的，不论单个自然力纳入生产过程与否皆如此（比如南极的冰川融化）。

就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比较而言，马克思确实更加关注社会经济系统的生产力，但他并没有忽视自然生产力及其重要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应用机器，不仅仅是使与单独个人的劳动不同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26][279-280]}这句话表明马克思早就关注到了“单纯的自然力”及其经由机器所发生的转变。实质上，经由机器发生转变的也不单单是“单纯的自然力”，土地、矿山、森林等自然物质同样也会经由机器和劳动而发生转变，从而体现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因而整个自然界包括“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27]都是自然生产力。马克思认为，自然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农业中（采矿业也一样），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28]。并且，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如果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很高，也就是说，如果土地、水等的自然生产力只需使用不多的劳动就能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种劳动的自然生产力，或者也可以说，这种自然产生的劳动生产率所起的作用显然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完全一样”^[29]。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经济系统的再生产过程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再生产过程、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是一种相互交织的“耦合关系”^[30]，马克思的生产力范畴是包括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在

^①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013年5月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之后，在2014年3月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和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又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内的“总体生产力”^②。但是，“征服论”者对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考察往往局限于社会生产力而忽视了自然生产力，导致陷入“半边生产力”泥潭^[31]，以破坏甚至消灭自然生产力为代价换取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如果我们从总体生产力去观照社会发展，就不难理解这种一时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最终一定会被自然生产力的破坏所抵消，从而造成总体生产力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而立足于马克思的总体生产力理论，我们就会深刻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个论断，不仅意指“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而且蕴含了“保护自然生产力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改善自然生产力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保护自然生产力就是保护总体生产力，改善自然生产力就是发展总体生产力”等丰富内涵；不仅在理论上严肃而科学地把自然生产力纳入了总体生产力范畴，而且郑重地告诫人们一定要在行动上高度重视自然生产力，只有自然生产力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而总体生产力才能真正高度发展。那么，如何做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最终促进总体生产力的发展，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呢？从根本上讲，必须从两方面同时发力。

一方面要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这是保护和发展自然生产力最直接的方法和手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观点，而且提出了相应具体要求。对于保护和发展自然生产力的重要性，他提醒和告诫大家，“绿色生态是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15]33}，“在有限的空间内，建设空间大了，绿色空间就少了，自然系统自我循环和净化能力就会下降”^{[15]48}，“湖泊湿地是‘地球之肾’”^{[15]57}，“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15]78}。针对这些方面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他要求必须“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15]44}，“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15]46}，“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5]69}，“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并“坚持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15]74}，“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23]377}等。

另一方面，要加快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这是促进包括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在内的总体生产力发展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科技创新之于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现在，我国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生态文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15]71-72}。科技创新既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减少要素投入成本，又可以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和利用，增强环境修复和治理能力，提高生态环境容量和承载力，从而有效推动我国总体生产力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但是，仅有科技创新仍是不够的，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还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15]25}，因此，“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革命”^{[15]38}。而要推动绿色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促进产业生态化，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对制造业进行生态化改造、发

^② 刘思华教授曾使用“广义生产力”概念深刻分析和阐发了社会经济生产力和自然生态生产力的有机统一，但笔者以为把“广义生产力”称为“总体生产力”也许更为恰当和确切；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使用“生态生产力”概念指称这种统一，但由于“生态生产力”容易被仅仅理解为“自然生产力”或者造成仅仅从自然来观照人类社会或者利用人类社会来观照自然的假象和误解，进而可能诱使我们走到非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点上，因此，笔者以为用“生态生产力”指称“广义生产力”或“总体生产力”亦不可取。关于“总体生产力”概念具体阐释，参见拙作：《社会哲学研究纳入生态维度何以可能》，《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展绿色金融等,“引导实体经济向更加绿色清洁方向发展”^{[15]35};同时,还要注重促进生态产业化,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贵州发展时指出,“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如果其他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15]23}贵州连续几年经济发展速度排在全国前列,原因之一就是贵州真正把生态产业化了,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旅游、生态休闲、生态康养等产业,把绿水青山转变成了金山银山,推动了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协同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优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等等^[2]。细化落实这些举措,是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推动总体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这里有必要专门讨论下“新质生产力”,以厘清其与总体生产力的内在关联。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期间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32],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33]。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34]。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且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35]。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可以看出,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加快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诸要素优化组合和系统跃升的结果,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是高度一致的;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并不是生产力的全部,“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也并不意味着绿色生产力就一定是新质生产力。如果从总体生产力角度讲,新质生产力正是总体生产力自身即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协同演进的结果,二者并不矛盾。以总体生产力为动力,本身就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还内在具有从植树造林固碳、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等方面发展绿色生产力的要求。正是基于对这两方面的科学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又强调要“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建设多元化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2]等。

四、以制度建设为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2013年5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4]210};2014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又指出,“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明的法治”^{[15]106}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靠保障;2014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不仅要有立竿见影的措施,更要

有可持续的制度安排”^{[15]106};2016年11月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16]393};2017年5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16]396};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1];之后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36];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又强调,要“提高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17]366};2024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2]。

关于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与生态文明体制的关系,目前存在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体制’既可以理解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另外一种表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它同时还涵盖了那些关涉各种制度形式或类型之间的连接性机制渠道或政策协调手段”^[37]。这种观点实质上是说生态文明体制在狭义上就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而广义上则还包括了相关政策、机制、手段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生态文明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制度体系,包含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机制等。“生态文明制度不是一种单一的环境保护制度,而是由三种环境保护制度(环境法律法规、环境政策规范和环境管理体制机制)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本身是一个制度体系”^[38]。第二种观点的生态文明制度与第一种观点中广义的生态文明体制内涵是基本相同的。借鉴以上两种观点,我们这里也把生态文明制度理解为由生态文明法律法规、政策、机制等构成的有机整体,同时把生态文明体制理解为生态文明制度的另外一种表述形式。

制度具有根本性、稳定性、长期性等特点,生态文明建设要持续取得更大成效,还是要靠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滞后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生态文明”写入宪法,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制定和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等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类专门法律,民法、刑法中的绿色条款也更加完善。印发实施《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及包括《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方案》等在内的几十项具体改革方案,打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组合拳。印发《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稳步推进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垂直管理体制改革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探索实践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以及国家公园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央环保督察工作机制^[39]。环境立法不断健全,环境政策不断完善,环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制度建设思想涉及方方面面,除了前述涉及总体生产力和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外,重点还是集中在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上。自然资源产权明晰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制度实施、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主体确定的依据,由于涉及诸多问题,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不少难点。20世纪90年代理论界就曾提出推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但却引起了不小争论,政策和实践上的进展也相当缓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自然资源产权问题,为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以及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等相关改革指明了

方向。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导致我国生态领域存在某些突出问题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40]507},接着提出了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的原则,即“按照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和一件事由一个部门管理的原则”,继而对“所有权意义上的权利”和“管理者意义上的权力”进行了区分,要求所有权人和管理者“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监督”^{[40]507}。2014年3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水治理存在的问题指出,“湖泊湿地被侵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权不到位、管理者不到位”,以及“产权不清、权责不明,保护就会落空,水权和排污权交易等节水控污的具体措施就难以广泛施行”,进而要求有关部门“要拿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制度建设”^{[15]105}。由于产权不明晰会导致难以确定权利主体、受偿主体、管理责任主体等,因此,如果不进行更加有效的自然资源产权和产品价格改革,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就会相当艰难,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难以高效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自然资源产权改革的确认,有力地推动了在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与监测、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集体所有权的实现形式等方面的改革,继而进一步推动了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了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除此之外,在“如何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15]99}以及主体功能区规划等方面,中央也作出了顶层设计,各省各部门也都在根据自身实际进行积极探索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

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显著进展,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动实践的重大成果。2015年10月,针对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不作为、乱作为和地方政府环境管理部门无力对同级政府上述行为真正形成有效制约的现状及其所导致的环境治理无效甚至环境安全事件时有发生的后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行以块为主的地方环保管理体制,使一些地方重发展轻环保、干预环保监测监察执法,使环保责任难以落实”^{[16]391},因为这种体制在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和跨区域跨流域环境问题以及建设地方环保机构和队伍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端。因此,要使地方有效履行环保责任,真正做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改革以块为主的地方环保管理体制势在必行。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力推动下,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于2016年正式启动,县级环保局不再单设,只作为市级环保局的派出机构;市级环保局虽仍属本级政府和省环保厅双重管理,但不再以本级政府为主,而是以省环保厅为主;省环保厅直接管理市县环保机构并承担其运作经费。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这项改革试点先行继而全面推开,随着这项重大改革的加快推进,“环境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16]391}必将获得大幅提升。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制度创新。2015年7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建立环保督察工作机制;2016年7月第一批8个中央环保督察组开始对各省进行环保督察;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批示,要求“加大环境督查工作力度”^{[16]393}。2022年完成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全覆盖,2023年11月启动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同时,各个省也相继建立了省环保督查工作机制,对本省各地进行督察。对督察发现的问题保持严的主基调,该查处的查处,该曝光的曝光,该整改的整改,该问责的问责。通过环保督察特别是中央环保督察,发现了许多地方政府以前不愿发现或难以发现的环境问题,许多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

此外,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以往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主要以GDP为主,着重考察领导干部推动经济发展的绩效,这种以GDP增长论英雄的做法在推进GDP快速增长

的同时,却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习近平总书记把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GDP增长称为“表面成绩”^{[15]100},而真正的成绩则是在涵盖生态环境考核指标前提下所取得的成绩。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必须摒弃以GDP增长论英雄的发展观和政绩观,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14]210}纳入评价体系,大幅增加其权重,建立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15]99}。这与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那时他就提出“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21]30},绿色发展要“体现出不同地方发展导向不同、生产力布局不同、政绩考核不同”^{[21]187}。正是在这种全面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指引下,各地积极把生态环境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和领导干部考评体系,更好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些地方比如浙江、福建、四川、青海等还根据一些市县的实际和发展定位取消了GDP考核,取消GDP考核几年后,这些地方的生态价值逐步彰显,经济获得了高质量发展。既要对经济社会发展和领导干部进行更为科学的评价,还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不能把一个地方环境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拍拍屁股走人”^{[15]100}。领导干部责任追究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由于生态问题上的不负责任、不作为或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执行不严格、履职不到位,执法监督作用发挥不到位、强制力不够等,造成严重生态后果或重大生态环境安全事件时,依法依规追究其责任。这种追究是终身追究,“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追责到底,决不能让制度规定成为没有牙齿的老虎”^{[15]111}。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的有效探索和执行,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硬约束,压实了领导干部生态保护责任,大大强化了领导干部责任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依然在路上。之所以这样讲,依据唯物史观,制度“是社会关系的固定化、规范化、模式化”^[41],或者干脆说,制度就是规范化和模式化(或固定化)了的社会关系,由于社会关系(包括其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归根结底要受生产力发展的规定和制约,因此,只要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制度就会不断发生变革。换句话说,制度创新与科技(生产力)创新是如影随形的。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两个轮子,推动社会各个领域变革和发展,不仅要推动科技创新,还要推动制度创新,做到“两个轮子一起转”^[42],和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一样,生态也不例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重从“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等三个方面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了系统安排,相应提出了“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推动重要流域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等多项部署和举措。这就要求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制度建设为主线”^[10],“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43],“鼓励探索创新”^[16],“统筹推进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定修订”^{[44]332},破除影响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44]331},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提供中国方案”^[45]。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22(21):4-35.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01).

- [3] 李强. 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EB/OL]. (2025-03-05). 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946/202503/content_7015861.html.
- [4] 宋献中,胡珺. 理论创新与实践引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2-17.
- [5] 刘经纬,刘晓雪.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意蕴[J]. 理论探索,2021(4):12-17.
- [6] 沈满洪.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从“两山”重要思想到生态文明思想体系[J]. 治理研究,2018(2):5-13.
- [7] 张云飞. 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三重意蕴和贡献[J]. 中国人大常委会,2021(2):34-44.
- [8] 王雨辰,汪希贤.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当代价值[J]. 长白学刊,2018(6):30-37.
- [9] 包存宽.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逻辑[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1-9.
- [10] 邬庆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6):16-25.
- [11] 孙慧明,杨卫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8):49-58,122.
- [12] 柳思,董军. 科技创新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生态要素研究:对“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思考[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 303-316.
- [13] 郝郁青,李靖. 运动式治理视域下中国河长制的创新类型:基于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多案例类型学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 290-302.
-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5] 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8] 习近平.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J]. 求是,2024(18):4-11.
- [1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0] 慎海雄,何玲玲,张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浙江的探索和实践[EB/OL]. (2015-02-28)[2025-03-06].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5-02/28/c_1114474192.htm.
- [21]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2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党建,2017(11):15-34.
- [2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6.
- [2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53.
- [2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864.
- [2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
- [30] 刘思华. 马克思广义生产力理论探索(上)[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50-56.
- [31] 柯宗瑞. 生态生产力论[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1):13-21.
- [32] 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23-09-09(01)
- [33]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3-09-10(01)
- [3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02(01)
- [35]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N]. 人民日报,2024-03-06(01)
- [36]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9-11-06(01).
- [37] 邬庆治.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维度[J]. 行政论坛,2023(4):5-14.
- [38] 秦书生,王新钰.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成就、经验与展望[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8.
- [39] 刘容.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学理基础、历史演进与实践遵循[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289-300.

- [40] 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41] 李红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制度体系成熟、定型的关系研究[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1):98-102.
- [42] 习近平.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6-01(02).
- [43] 习近平在安徽考察时强调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高质量发展 在加快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N]. 人民日报,2020-08-22(01).
- [4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45] 李宏伟.“绿色足迹”谱写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J]. 人民论坛,2025(15):35-39.

The internal logic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 Hongsong

(Party School of Guizhou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PC, Guiyang 550028, P. R.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 rigorous logical system formed with the people as the main body, the Marxist view of ecology as the theoretical kernel, the promotion of overall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as the driving force,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s the guarantee. Specifically,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people-oriented rather than ecology-oriented, and is based on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rather than the minority, emphasizing that the key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lies in people.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akes the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as the theoretical kernel, which is a highly condensed and vivid expression of the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focusing on nature without neglecting human beings, and embody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so that the extreme either-or antagonism between absolute anthropocentrism and eco-centrism can be theoretically and truly overcome,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an be truly and realistically viewed.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driven by the promotion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dvocating that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protecting productive forces, and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as well as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It calls for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as well as accelera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ecologicalization of industries,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cology.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guaranteed by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th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for natural resources,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for leading cadres,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The repor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ointed out tha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emphasized the need to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Elucidat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not only a prerequisite for deeply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an intrinsic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ought itself, but also an urgent need to better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eople-oriented; Marxist view of ecology; overall productiv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ystem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彭建国)